



马瑞芳 著

海学
录

封面题字：贺敬之

中国文联出版社

学海见闻录

马瑞芳 著

学海见闻录

马端芳 著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中国文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75印张 2插页 248千字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280册

•
ISBN 7-5059-0121-4/I·84 定价：2.45元

序

田仲济

对于散文，我是有些偏爱的。我觉得读散文是种享受。散文是各种文学形式中最能表现作者内心世界的一种形式。散文无论是状物、论事，月旦人物，都是直接发自作者的自我。一般说，人的感情也罢，意见也罢，总是发而后快，到要发泄，有时是不择对象的，无论对旧雨或是新交，以至素昧平生的路人都无所谓。如鲠在喉，吐而后快，就是这个意思。这种情形的另一种说法就名之为发表欲。这就是我说写散文也是一种享受的原因。也是“国王头上有只角”那童话故事之所以发人深思并流传久远的一个原因。

作者的散文既象显示内心底蕴的一个窗口，读者怎会不喜欢通过这个窗口，窥视作者的心灵深处呢？我的喜爱散文，原因就在这里。有一段时间，只要一有空暇，我就取一本散文集，寻一个清静的处所，独自阅读，慢慢地咀嚼其中的韵味，追寻言外的底蕴。若作者为故旧，则这时比促膝长谈更为有趣；若作者是陌生的，则这时象对一位新交，探索其性格、趣味、嗜好、思想以及品德和素养。自然，这是许

久以前的事了。以后，散文也好像不似过去那么繁荣了，直到称为新时期的近十年来，散文才又多了起来，又涌现出不少新的散文作者，马瑞芳同志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

对马瑞芳同志，我是先读了她的文章然后才认识其人的。不记得是几年前了，偶然的机，一篇散文引起了我的注意，于是注意到了她的名字。我又找着读了她几篇文章，多半是写人物的。在这几篇文章中已显示了她的才华。她具有女性常有的对事物的敏感，描写的细腻；她又有女性不常有的几分泼辣——也许这说法不妥，女性泼辣者实际是颇不少的，王熙凤便是一个代表。自然，我不是说她象凤丫头似的泼辣，一点也没有那样的意思，何况，泼辣并不是什么恶德。她自己是自称为“调皮”的，我以为“调皮”不如泼辣，倒是说泼辣和机智更恰当些。这是她的特点，也是她的长处。

散文有抒情的，有叙事的。在马瑞芳同志的散文中，可几乎每篇全是既有抒情，也有叙事，并且更夹有议论、描写。但读起来不仅不使人感到不和谐，且非常生动活泼，吸引人读起来，不愿释卷。她对写的人物，常常取其一两点，加以突出，就生动地呈现出来了，文章也就成为优秀的篇什。有一些她结集为《名士风采录》，即将出版。如今她又结集了一本《学海见闻录》，她见的主要的仍是“人”，几乎可以说她兴趣较浓的是人物剪影或人物素描之类。所以都名为“录”。

剪影素描之类，虽不能失实，可既不同于鉴定，也未可与传记作同等要求，不一定要全面，要反映本质，只要真人不是假事，就是说，情节不是虚构的，夸张未到失实的程

度，是允许的。虽然我没有条件将其人与其文一一印证，但就个人所知，或者就文论文，是写得不坏的。主要的是她抓住了所写人物的特点，尽管不计其是否主要特征。其次是她写得生动，可以说引人入胜。她喜欢加点剧头，就是她自己说的调皮，如说冯沅君教授不懂尼龙袜子，一位教师在讲台上拿自己的脚比作马蹄，但无伤大雅。重要的是读过后是否有所获。我以为是应当有所获的。

我说的有所获是除了解了她写所的人物某些方面外，并获得了读散文的享受，通过这一窗口，进一步认识了作者。诚然，作者很少直抒胸怀，但也并不是将窗口饰为橱窗，我读后可说是窥到了作者的性格、风格，甚而思想的某些方面的。关于这点，文章俱在，还是不蛇足的好，请有心的读者自己体会罢！

1987年5月27日夜于泉城

DE 8/11

目 录

序.....田仲济

第一辑 教授剪影

偶遇吴组缃教授.....	3
女学究轶闻.....	18
唯愿身化光明烛.....	25
朗诵诗人高兰.....	34
高兰先生.....	47
肖涤非教授和足球.....	55
语言学家的新典故.....	66
大学老校长和农村小保姆.....	72
名医的风格.....	82
从哈佛到哈佛	
——大学校长吴富恒教授的道路.....	92
学识精深，海人不倦	
——记袁世硕教授.....	120

第二辑 海外学人

面对外国青年的眼睛	127
“我们心中都有一个孙悟空”	134
貌离神合	143
给英国青年韩克图	149
小岛英夫的必修课	155
域外人谈红楼	160
“假如我很有钱.....”	
——一个美国博士生的心愿	167
莫流泪，蓝眼睛姑娘	177
英国博士在泉城	186
假如我生在山东就好了	
——与法国汉学家安德烈·莱维教授一席谈	194
酒席宴上话留仙	
——日本汉学家藤田祐贤会见记	198

第三辑 笔砚丝竹

前卫二李的道听途说	207
无意中瞥见了“活包公”	
——方荣翔侧记	212
老舍赠书	217
涛声，不息的涛声	
——石英印象	223
那个春意盎然的寒夜	229
“编辑老爷”的故事	237

丝竹淙冬

- 记“前卫”民乐家王惠然244

第四辑 学海游弋

- 相逢在京华289

- 人民大会堂的笑语289

- 玩魔方的沙叶新297

- 乐莫乐兮悲莫悲304

- 哦，穆斯林兄弟309

- 慕田峪漫笔316

- 维族夜莺铁衣甫江319

“著名摄影家”拍摄手记

- 哈尔滨国际红学会拾穗326

创造，应该是最有力量的美

- 与柯岩讨论报告文学351

人生是部读不完的书

- 从《祖父》谈起361

~~~~~  
**第一辑 教授剪影**  
~~~~~


偶遇吴组缃教授

一

丙寅冬至次日，大雪封山，迷雾冰滑，我们登上了岱宗之巅。当高空缆车由南天门向中天门滑动时，俯瞰脚下，白雪皑皑的山峦在一团团、一带带、一片片白云下时隐时现。凭栏临风，身飘如叶。

坐在我对面的吴组缃教授忽然对我笑道：“如果我们的缆车掉下去怎么办？”

“如果缆车掉下去，我们就粉身碎骨啦。”我回答，几乎是快快活活地回答，“多么漂亮的粉身碎骨，吴先生？”

吴老疑惑地看看我。泰安文化局的导游者不高兴了，连连道：“怎么会呢？怎么会呢？缆车有十三条保护措施嘛！”

据说，过去乘船时，姓陈者，不可以讲陈（沉），而讲“耳东”，坐飞机不能说“掉下去”，缆车与飞机同出一理，得讲点忌讳。

他却不讲，这位七十八岁的老教授，这位阅历丰富的现代作家。也煞是作怪，我本来有点心悸，有过命系于天的闪

念，经吴老一问“掉下来”，我的幽默感和欢快情绪却倏忽而至，乱云飞渡仍从容啦。

“今天坐缆车上南天门，我们那时节，晚饭后散步就赶到南天门。”吴老说着，很自豪地看看我们几个四十岁上下的同游者，“那时节，你们还不知在哪个门槛里厢填土哩。”

吴组缃初居泰山，是一九三五年，他应聘为冯玉祥将军的国文教师。

冯玉祥将军谪居泰山，一心想长点学问。他翻报纸，总翻到吴组缃的小说、诗歌、散文，“一年文坛回顾”也常“回顾”到吴组缃，冯将军说道：“把这个人请来教我国文好不好？”

一星期两次国文课，每到上课时，浓眉大眼的名将迎候在门外，请眉清目秀的先生在前边走，自己恭随其后，若仆从。走进房中，先生入坐，将军双手捧过一杯热茶来。每星期六作文，将军捧一个小凳放在先生桌下，放上笔砚、作文本，再捧个猫猫凳，自己坐上去，凝神书写好：“请先生批改！”

五十岁的将军做二十五岁白面书生的开门弟子，将军执弟子礼甚恭，学三国演义中刘备待孔明，礼贤下士，毫不做假。

韩复榘常来探望冯将军，带一大群文武。

“韩主席来了！”侍从向正上国文课的冯将军报告。

“叫他进来。”

韩复榘和从人进来，对冯将军毕恭毕敬，若儿子见老子。

“一个人一个笔记本，一只铅笔，坐下去听吴先生讲

课！”冯将军吩咐道。

一九三五年冯将军响应共产党“同赴国难”的号召，接受蒋介石邀请去南京，吴先生也同去，住在明孝陵国父的一幢房子中。蒋介石每天去看望，一见将军就开口称“大哥！”冯玉祥讲话，蒋介石连忙掏出小本子，“你讲慢点，大哥！”

……往事历历，如在目前。吴组缃教授随时信口道来，我等如同听鼓儿词，煞是新奇。

“吴老，当年有这两株松树吗？”有人指了指摩松楼前的两株松问道。

青松在白雪的压迫下傲然挺立，松树清幽幽的香气在寒风中浮动，叫不出名字的山鸟在树间吱喳。吴老用赞赏的眼光朝蝴蝶展翅般的树冠望一眼，叹道：“哦，就是有，也没有这样好看。”

有人热心地说：“那边是冯玉祥的诗画配石刻，那边地面太滑，吴老就不要过去吧！”

吴老却兴致极高，径直向石刻走去，一一看过。他的脚下是一大片冰凌，我连忙小心地扶住他。

“这是大公报特约旅游写生记者赵望云画的，冯先生看他画得好，就写诗，……”吴老边看边徐徐而言，“冯（玉祥）先生每次写好诗，就叫我替他改。有人管他的诗叫‘丘八体’，可是内容不错。我给他改的不少。”

人能同历史人物对话吗？……我边听吴老讲，边这般想。我这就是在同历史人物对话，这位开口就是珍闻的老学者，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物，又是中国革命史的人物。他的历史感也分外强烈。当汽车沿着公路驶向泰山时，老人看着林立的高楼，看着路旁一闪而过的、丢下一串银铃般笑

声的红衣少女，点头慨叹：

“变了！……那时节，哪有那许多楼？只有一条街。……就是岱庙那儿，也破破烂烂，要把戏的、测字的、算命的……哪有这样的姑娘？穿着红滑雪服，骑着新自行车，红光满面，喜气洋洋。那时节，泰山脚下不少姑娘给人包月，面黄肌瘦的……”

这种沧桑之感充分地表现在吴老的诗中：

此来所见实惊人，
旧变新来富易贫。
五十年光多少事，
中华民族显精神。

一九三五年应冯玉祥先生之邀来泰山任教，匆匆已逾半世纪，新旧变化，感慨无穷。

二

泰山文管会请吴组缃教授留下墨宝。吴先生被请进一间冰冷的房间书写时，余树森请了位导游要去看东御座，我也对乾隆行宫很有兴趣，便同去观瞻。等我们返回时，吴先生写的两首诗已经挂在墙上，一首即“五十年光多少事”，据说要在泰山刻石。另一首为：

无语到兰台，昔曾遥夜来。
相望月下客，独拈梦中梅。
雨过天香合，星沉曙色开。

早知春来尽，合着绣襦迤。
三五年住泰山，梦中得此什。

字很有膂力，极有功底，十分潇洒。自然诗也有味。吴先生是个文人气质极重的人，居然“梦中得此什”，而且语句清新，音韵铿锵。我等就是大天白日，能写得出吗？我不禁想。

可是我真不忍心看老先生写字。他那拿笔的手在发抖，轻微地，然而抑制不住地抖。天太冷了，临时拿来的两个石英取暖器只能释放出微乎其微的热量，老先生几乎在呵冻草书。而且，他上午刚刚登南天门，游天街，望云海，凭吊冯将军遗址，实在够累了。

文管处的人又请吴先生为他们的一个办事机构命名、题字，吴老稍作思索，书写之。有人走了“后门”，向余教授述说，家有九十老母，欲求老先生一个“寿”字，吴老慨然提笔，写了两遍才满意地署上“吴组缙敬题”。

东道主许评皱起了眉头。是他把老人家从北京请来的，又早有言在先做为一条“纪律”宣布：私人要字一律不写，自然是因为写不过来。眼下名人所到处，求字者真如一窝蜂。然而许评没有吭气，家有九十老母的福气不是人人都有的。

又有人也乘机讨一幅字。

还有完没完？我不耐烦地扭头看许评。许评愠怒地咕嘟着嘴。许评就是这样一个人，即使发怒，也是悄悄地。他还急煎煎地低头去看手表：已经过六时，晚饭后还得赶回泉城……

此时，吴教授已然题好了“天道酬勤”四个大字，而且写好了上款：“××同志雅属”。

“请吴老用那只小笔写署名吧！”求字者在一旁热情地说。

“这个字不好。……不好。”吴老端详着自己的字，又征询地看看我们，“是不好吧？‘天道酬勤’的‘勤’字太小了，下边空落落的，上款也写歪了……不好，很不好。”

围观者纷纷出谋划策。

“在‘天道酬勤’下边再添个字儿！”

“天道酬勤人！”

我一向是不大善于掩饰自己观点的，大煞风景地说：“‘天道酬勤’是约定俗成，不作兴再添什么的，不能画蛇添足。吴先生。”

“你说得对！不能画蛇添足。”吴先生把手中的笔放下了，“这幅字，不要了。”

求字者眼巴巴地瞅着那字，可是怎么也不能说服教授署名，只好伸过手来敛那幅字，估计是爱之弥甚，管他署名与否，先收着再说。不料，老先生把那张纸揪住了，继续贬黜道：“这个上款写歪了，成了‘香蕉球’，如果是踢足球，可真是个好球！可是——”说着，他“嗤”地一声把字撕成了两半，因为宣纸的柔韧，吴老是用了很大的劲才撕破的，在人们的唏嘘声中，他对那位凄然的求字者说，“把你的名片给我一张，我回北京写好了寄你！”

站在一旁的王光明立时高兴得手舞足蹈，抓耳搔腮：“好！好极了！多么好的一个细节！马老师该把它加进《名士风采录》里！”